

网络原名《仙路烟尘》
后《诛仙》时代仙侠新圣经

幻剑书盟
hjam.net

仙剑柔情

5

管平潮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仙剑奇侠传 5

管平潮 著



ISBN 7-309-05111-1
 定价：25.00元
 2007年2月第1版
 2007年2月第1次印刷
 16开
 208千字
 710毫米×1000毫米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地址：南京市凤凰街
 邮编：210001
 电话：025-84973322
 025-84973323
 025-84973324
 网址：<http://www.jfpp.com>
 E-mail：jfpp@163.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仙剑问情.5/管平潮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4

ISBN 978-7-80673-997-6

I. 仙... II. 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1739 号

仙剑问情 5

作 者: 管平潮 策 划: 张国岚

责任编辑: 李 伟 美术编辑: 美 慧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责任校对: 成 仁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90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73-997-6

定 价: 22.00 元

仙剑同情

目录

第一卷

神女云兮初度雨

第一章

天翻云浪，飞鸟若登龙门

2

第二章

腾驾碧廖，或言仙路可期

7

第三章

乘月步林，偶入不复之地

14

第四章

娇雨非淫，昵朝花而结梦

20

第五章

花开酒暖，陪君便可忘餐

24

第六章

仙槎霞外，泪盈红袖青衫

30

第七章

云华入梦，徘徊心水之间

34

第八章

相思明月，照秋水以含情

39

第九章

七星聚灵，惊破梦中之胆

43

第十章

秋空剑唳，喝破梦里神机

48

第十一章

空山挂雨，觅神女其何踪

52

第十二章

秋飘萧瑟，鼓动万里征波

56

第十三章

漫雾迷空，借云龙以乘风

62

第十四章

火雨流离，恐染半生之劫

66

第十五章

太清神手，挥为啸虎之风

70

第十六章

斗转天摇，险中偶得烂漫

77

第十七章

乘桴浮海，浪里且伴闲鸥

81

第十八章

三天神魔鬼，一剑归去来

88

仙剑情

目录

第二卷

晓来剑气催春事

第一章

暗室欺心，观我当头棒喝

98

第二章

藏娇草堂，收拾秋水春云

103

第三章

剑气初沉，魂已销于云浦

107

第四章

魔疆芳草，误绊梦里仙郎

112

第五章

明溪垂钓，暂偷闲于清流

117

第六章

黄鸟多情，常向梦中呼客

124

第七章

花迎旧路，抚今昔以神伤

129

第八章

慧舌如莺，啼催万里风雷

135

第九章

好梦难通，错落巫山云气

140

第十章

浮舟载酒，无妨天下布武

150

第十一章

海日灵光，难破眼前机杼

156

第十二章

停风弄月，尘步偶过山家

162

第十三章

红烛如解语，呢喃到天明

168

仙剑问情

目录

第三卷

三生石上定仙尘

第一章

瑶华萎雨，山中何处招魂

176

第二章

幽堂蔽日，忽飘四海之魂

182

第三章

卧雪眠云，访离魂于山阴

189

第四章

幻影凋形，松外清我吟魂

195

第五章

杀途驻步，观幽花之明灭

200

第六章

灯下问情，情不知其所起

208

第七章

千里还乡，重向旧时明月

217

第八章

茅舍竹篱，自饶天真清趣

222

第九章

青山看遍，人间私语如雷

229

第十章

月皎风清，重醉旧时风景

237

第十一章

市尘得雪，酬唱无改乡音

243

第十二章

春到香国，月中谁堕瑶魄

252

仙剑情

目录

第十三章

山间置酒，遥闻水唱渔歌

259

第十四章

幽花零落，只恐香去成泥

264

第十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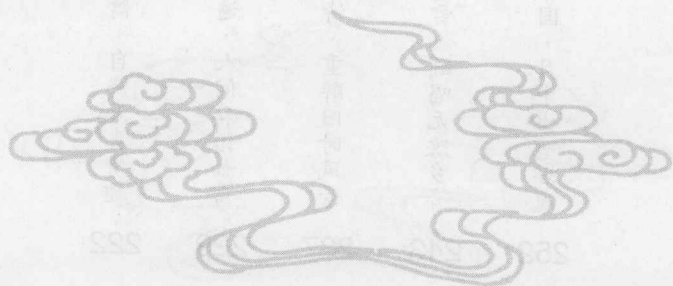
海上情花，强催巫山云气

271

第十六章

石上三生梦，云中半世缘

276



卷一

神女云兮初度雨

第一卷

神女云兮初度雨

卷首词 仙洲曲

谁处飞来霓裳侣

颜月微缺，屠雪微郁

幽怀知几许

暗吐叮咛句

半是销魂语

鲸波万里动征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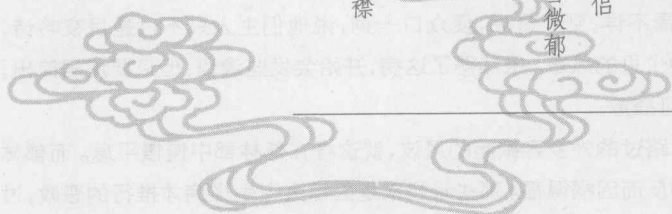
左牵明月

右引长风

攻略霞千顷

半亩辟为塘

照我须眉影



第一章

天翻云浪，飞鸟若登龙门



太守遇鬼发病之事，并没在郁林郡掀起太大的波澜。

在太守府刻意隐瞒下，郡中的普通民众，只隐隐听到些风声，但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何事。而那些消息相对灵通的宦宦士族，虽然开始听到的消息活灵活现，但渐渐地，那些消息来源便开始语焉不详；到了最后，便众口一词，说他们主人只不过是月夜吟诗，吹了邪风，感染上一种少见的风寒。虽然得了这病，开始会发些谵语；但只要深居简出，静心调养一段时日便可痊愈。

于是，由三位偶尔路过的外乡客掀起的风波，就这样在郁林郡中慢慢平息。而郁林郡合郡的民众，最后却反而因祸得福。那些看起来是因郡太守生怪病才推行的恶政，过不多久便重新被白郡守当初的德政代替；而邻郡支援的赈济灾粮，现在也源源不断地运来。到了夏天快结束的时候，老百姓至少已经不用饿肚子了。

当然，这些诚心称赞的老百姓并不知道，郡中所有这些拨乱反正之事，并不是出自那位到现在还如痴似迷的太守之手。白太守府中现在主事之人，便是那位在地牢中逃过一劫的谋士许子方。这位老成持重的昌宜侯谋士，已将事情的整个经过派人禀报给侯爷，现在他受侯爷之命，暂在太守府中替那位疯痴的郡守打理郡中一切事务。

现在出了这事，白世俊当初那个勾结粮商，低价屯粮，然后再人为造灾、抽取民间财力的计谋，自然就寿终正寝。

略过这些细节不提。这时节，在离郁林郡遥远的京城中，繁华街巷中有一处气派非凡的高宅大第。现在这高门宅院中，幽静庭院深处的一间僻静明堂里，宅主人正居于其中。这位脸色沉郁的宅主人，正是王侯贵族一流；虽然现在居于家中，但仍是一身金冠玉带，袍光粲然。

此时，他那张不怒自威的方正脸上，正是面沉似水，默默听着手下谋士的谏言：

“启禀侯爷，小侯爷这次得怪病，显然蹊跷。依学生浅见，应该是白小侯走错方位，冲撞了神鬼，才会变成现在这模样。”

听了谋士之言，昌宜侯仍是静默不语，神色郁郁。见他这样，旁边又有其他谋士出言安慰：

“侯爷，依我看，白世子此劫怕是命中注定。这次应了劫也好，将来必有后福。”

听得此语，一直面色阴沉的昌宜侯却忽然开口，怒喝道：

“荒谬！我昌宜侯从来不信天命，不信鬼神！”

“你们这些读书人，如何也相信那些江湖羽士？他们只不过是信口胡谈，危言耸听。术士之言如何能信！”

昌宜侯一口气说到这儿，他旁边那几个心腹手下，倒反而放了心。原本他们心中还一直惴惴不安，见主公一直不说话，不知道究竟要如何发作。要知道，那昌宜侯的异姓世子白世俊，素负雄才，一直被侯爷倚为左右臂，这次听他出事，昌宜侯定会发雷霆之怒，难保不会殃及池鱼。现在，听得侯爷只顾痛骂那些蓄养在地方上的术士，这几个京城的谋士顿时安心。

而那盛怒之下的昌宜侯，怒叱完这几句，心气也渐渐平息下来，望了一眼身前这几个神态恭敬的谋士，位高权重的昌宜侯却叹了口气，诚恳说道：

“几位先生，这偌大一个昌宜侯府中，也只有你们知我。”

“本侯怎会像那位只会无为而治的大哥？我昌宜侯，从来只信人力，不信神鬼宿命之说。那些苦心延请的术士，在本侯眼里，只不过是纳入彀中，为器之用。真正要成就大业，还要靠你我智慧，还有那三军将士效命之力！”

说到这儿，素性沉静的昌宜侯终于完全平静下来。拈着颌下三绺美髯，望着幽堂窗外的绿叶青枝沉思一阵，昌宜侯便又自言自语地说道：

“嗯，世俊吾儿，为父一向知你爱慕我那位公主侄女。今日你变成这样，为父也有责任。若不是因为京城情势复杂，要将你外放地方，也不会发生现在这事。”

“好，既然此事或多或少因本侯而起，那本侯便成全俊儿这个愿望，让那倾城丫头嫁你冲喜……”

他这几句话，说得甚是轻缓。但细声碎语之际，却让他身前那几个幕僚谋士，听得有些不寒而栗。其中有忠直之人，觉得主公这念头甚是无谓，还有不少隐患，于是便忍不住直言提醒：

“侯爷，此事虽只是儿女私情，但事涉公主，实是非同小可，恐怕这会……”

闻得谋士之言，昌宜侯毫不生气，赞许地看了这位李姓谋士一眼，他便拈须说道：

“李军师请放心，正是因为她是皇上公主，才不会有任何问题。想我昌宜侯，一心为天下苍生筹谋，大事若成，区区一个前朝公主，如何还在话下！”

“还有那上清宫，一个出身粗鄙的堂主道士，居然敢冒犯我儿，烧他行苑，若待我查实，定要好生利用，让罗浮山中那些实力不俗的清修道士，一个个为我朝廷所用！”

说到这里，原本心情郁郁的侯爷竟然高兴起来，脸上容光焕发，仰天长声大笑，惊飞窗外树间几只鹞鸟。

正在这时，却忽听门外院中一阵响动。昌宜侯眉头一皱，赶紧出厅一看，见得有几个心腹亲兵家臣，不在各处尽职守卫，却一齐聚到院中窃窃私语。

不知发生何事，心情已经转好的侯爷便踱步过去。喝开人群一看，才见得地面青石砖上有只黑鼠，正肝脑涂地，肝肠寸断。

见了死鼠，昌宜侯一问，才知原来刚才光天化日之下，竟有十几只老鼠前后衔尾，连成一串，在院中招摇而过。于是便有敏捷家臣，捡起石块奋力投掷，立让那为首硕鼠横死当场，其余则四下逃散。

见得这样，原本心神已复平静的昌宜侯，却是脸色数变，拈须不语。约莫愣怔了半晌，他才摆摆手，吩咐手下将这只死鼠，好生安埋到院角花树下。

暂略过万里之外那些庙堂之谋不提。现在那几个刚被谈论的少年男女，正跳离樊笼，朝北面漫无目的地行去。

醒言他们脚下的这条道路，正蜿蜒在一片巨大的草野之中。朝四下望去，绿色的荒草随风摇摆，翻滚如浪，就如同一望无涯的大海。这无边草海中，又有高大树木三五成林，树冠蓬蓬，郁郁茂茂，就好像分散在碧海中的孤岛。

在这风吹草低之时，连那青天上的云彩，也好像渐渐靠近了夏草葳蕤的大地。偶尔举头望望，便看见那些大团的银白云朵，好像伸手可及，仿佛再飘一阵，就会从天上坠落。

眼望着无边无涯的青青草色，脸拂着碧色原野上吹来的沁人清风，醒言胸中郁积了十几天的闷气，霎时间一扫而空！

长路漫漫，百无聊赖之际，醒言便注意到路边时时拂衣的碧草，已偶尔带了些绪绿的颜色。看来这眼前的盛夏，就快要接近尾声，天高云淡的清秋，马上便要来到。

见了草间这一抹秋色，细数数，三人从罗浮山下来已快接近半年。只是，在这半年之中，好事做过不少，苦头也吃过许多，但大多都和此行目的搭不上边。而离开郁林郡之后这几天里，更是一事无成。几天中，除了抢了几个强盗，偷了几个小偷，糊弄了几个骗子，其他几乎一事无成。

“水精前辈啊，您到底跑哪儿逍遥去了？”
跋涉几天之后，上清堂主终于又开始琢磨起这个头等大事来。

思前想后，醒言忽觉似有所得：

呀！以前我们只管往水草肥美处寻找，也许并不十分正确。想那飞云顶水之精，乃是五行之中的精灵，它所到之处，定会发生不同寻常的变化。那些一向河川密布、水汽充足之地，反倒未必就是现在水精栖身之处。

嗯，也许以后我们该多留意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前后天候变化异常……

心中思索着如何完成师门之命，不知不觉，醒言脚步便慢了下来。等心中思想略有

所得，准备把这想法告诉雪宜、琼彤时，却发觉那两个女孩儿，已经远远走到前头。

见得这样，醒言便朝她们喊了一声，让她们缓下脚步等他追上。刚刚呼喊过，他就见那两位明眸皓齿的姐妹，在碧蓝天空下一时驻足，回头望他，那两对明眸之中，汪然如水，柔顺的长发则随清风飘舞，在白云衬托下相对而飞。

于是，见惯二女姿容的少年堂主，此刻在蓝天白云之下的碧野清风中，看到她们白裙飘飘、相傍而立的模样，却不禁一时心动，只觉得眼前的情景宛如图画。

走得这么多时，醒言现在也觉得有些疲倦，便顺便叫过二女，在路旁那片青草坪中歇下。

在芳草坪中仰面而躺，两手交叉在脑后，头枕青草，四肢舒展，醒言正觉得惬意无比。等躺倒仔细观看，才发现今天这头顶的云空格外好看。碧蓝的天穹，宛如雨后初霁，正透出瓦蓝瓦蓝的颜色。蓝天上一团团白云连接如山，将夏日遮在云后。面对他的白色云朵，被背后的阳光一照，便在中间现出几分暗色，愈往四周愈加白亮。到得云边，便仿佛染上一层银粉，在如洗蓝天中勾勒出各样肌理鲜明的白丝绒画。

那些白云之后，现在会不会正有仙人飞过？

望着蓝天上的云朵，醒言正是神思悠然。

嗯，不管如何，现在我也算道术略有小成，也能在天上飞过。

想到自己御剑飞行之术，醒言便不免想起前些天那个匆忙的夜晚，自己带着居盈，居然能一口气御剑飞出三四十里。看来，若是将自己逼急了，那些平时不怎么精进的道法，便能超常发挥。

哈哈，若是以后道法修为没得进展，就要请琼彤小妹妹出马，让她闹得个鸡飞狗跳！

在心中玩笑一句，不知何故却又联想到居盈。一想起前些天那次耳热心跳之事，醒言就又如中了他鬼仆的魔法，整个人变得如痴如醉。自然，和往常相同，出身寒门的堂主又开始不由自主地对比起双方身份地位来。

只不过这一回，这样一贯愁苦的患得患失并没有持续多久。不知是碧野风清，还是云空如画，没多久醒言心中便突然豁然开朗：

哈！这样胡思乱想，真个是庸人自扰！

我与居盈姑娘相处，一向都是顺其自然，只做水到渠成之事。我与她所历患难，大多都只知她是居盈，不知她是公主。

现在劫波历尽，于我而言是公主真心喜欢我，又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些刁蛮公主，要着人来砍我头颅——嗯，我若是大好男儿，又何必如此惺惺作态？以后若有再见之机，顺心自然之外，再注意些礼法便可！

心结一朝破解，醒言正是欣然欲啸。只不过正当这时，却忽听耳边响起一阵啾啾呀呀的歌唱。侧脸一看，原来是琼彤蜷卧身旁，小脸儿正对着蓝天啾啾歌唱。

她这歌声，婉转甜糯，甚是好听，却又听不太清在唱什么。于是听了一阵，醒言转过



脸去，问琼彤所唱歌词。见哥哥相问，小琼彤却羞红了脸面，又但不告诉他歌词，反而还停下来不肯再唱。见她这般古怪模样，醒言有些莫名其妙。饶是他心思灵透，也猜不到这小女儿古怪心思。原来，小丫头现在正想着，自己这自编的曲词，比居盈姐姐唱得差了好多，有些丢脸，又怎好意思说给哥哥听？

见她不肯再开口，醒言只好又仰首呆呆看天。只不过，才等了一会儿，那个天真幼稚的小丫头又忘了刚才的顾虑，重又开始哼唱起来。这一回，她醒言哥哥偷偷留意一下，发现这小丫头软糯的歌声中，大多是“云儿”“花儿”“鸟儿”这些简单词汇，并不能听到完整的词句。

只是，就在小女儿这样含糊不清的甜软歌声中，不知不觉醒言却沉沉睡去……这一天，就这样平淡度过。到了晚上，他们几人便留宿在一处名叫“蟠龙镇”的镇子上。神清气爽的四海堂堂主，从镇名中得到联想，忽记起自己已有好多日没再找那位龙宫公主。于是一番沐浴更衣之后，他便将那位四渎龙女从清水莲花中请出。

等这位多日不见的灵漪儿姐姐从玉莲中冉冉而出，小琼彤还没来得及上前叫人，便见到这位龙宫里来的姐姐，从莲中飘然而下，略有几分心急地跟堂主哥哥说道：

“醒言，这次又等了这么久才找我！”

“我正要去给你送张请柬来，如果你再想不起找我，我都要自己飞来！”

说这话时，原本说话明快的四渎龙女，焦急中竟还带着几分娇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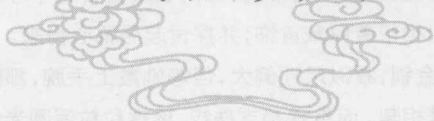
“请柬？我的？”

望着静室烛光中这位风姿绰约的龙女，醒言正是不明所以。



第二章

腾驾碧廖，或言仙路可期



灵漪儿这忸怩之态也只是转瞬即逝。定了定神，她便尽量用平常的语气说道：

“醒言，你听说过南海水侯吧？”

“是啊。”

醒言想了想，又不太敢肯定，便出言确认：

“是不是那个绘你画像、时时观摩的南海水神？”

“……是啊！”

灵漪儿闻言含羞轻啐一口，然后一本正经地说道：

“嗯，就是这个无聊的南海三太子孟章，前些天派人来请，说是他灵蕊宫中海昙花开，要请各路仙人好友前去赏花。赏花之期，定在明晚。我们四渎龙宫，也得了两张请柬。”

“本来这样交游，一直都是浮游将军护卫我去，但这回，我想请你陪我，也好让你这个道门堂主开开眼界，看看五百年只开花半旬的海昙是何模样。”

“原来如此！”

听了灵漪儿之言，醒言也很是兴奋。要知道那南海龙宫，与四渎龙宫相比定然又是另外一番气象，自然能大广见闻。

只不过，兴奋之余，他却忽想到一个问题，便问灵漪儿：

“那我俩明晚去，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原来，他想着那南海龙宫，离此地少说也有万里之遥，这一来一回，也不知道要费得几月几年。正在担心之时，灵漪儿仿佛看出他心思，便赧然笑道：

“醒言莫担心，南海花宴定在明晚，我俩乘龙马之驷去，便可朝夕至。”

此时灵漪儿似已到了众人瞩目的筵席上，言谈举止变得无比的优雅端庄。

见她这么说，也不像在开玩笑，醒言便放下心来，一口应承道：

“好，那本堂主就恭敬不如从命。后天能回的话，还能赶得上和琼彤、雪宜一起中秋赏月。”

见他答允，灵漪儿正是芳心大喜，赶紧将一封银光湛然的请柬递给醒言。在醒言细看请柬时，灵漪儿便转脸跟那两位好姐妹说话：

“琼彤，雪宜，快过来，这回来，我给你俩每人都带了件小礼物！”

于是，琼彤便从她那儿得了一双蟠龙金钏，雪宜得了一支凤头珠钗。收受礼物之时，琼彤是先接下然后再甜甜言谢，雪宜则是推托一阵，在醒言首肯下才婉转收下。于是接下来，这三个女孩儿便开始相帮着佩戴首饰，并探讨起服饰心得来。

琼彤得到的这对光灿灿的金钏，看似尺寸偏大，但等她戴上手腕，那圆转成镯的金质蟠龙便自动收缩，恰与她玉臂相契。而雪宜那支珠钗，珍珠粒粒浑圆光润，幽光暗生，显然并非取自寻常珠蚌。

见灵漪儿几个说得热闹，醒言看过请柬后，也过来打趣凑热闹：

“琼彤妹妹，你看你灵漪儿姐姐多偏心，你和雪宜都有礼物，我却没有。”

说罢，醒言便装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

谁知，他这话刚说完，那灵漪儿立马便转过身来，喜滋滋接言道：

“就知你要这样说！”

“喏，这只荷包给你！”

说着，灵漪儿就从纤腰间解下一只香囊，大大方方地递给醒言。

“这是……”

醒言接过灵漪儿递来的香囊，放在手中看了看，发现这明黄香囊丝光柔然，入手甚轻。举到鼻边嗅嗅，便闻到有幽香扑鼻。而这香囊上口边，又缀着两只明珠，正璀璨放光。

见了这两只明珠，醒言觉得似与雪宜珠钗上缀着的那些相似，只不过稍微大些。问过灵漪儿，才知道这珠钗香囊上的珍珠，乃是南海蛟人之珠。听灵漪儿说，那居住南海的蛟人，平时甚难动情，一旦泣下，眼泪便凝结成珠。不惟明珠得自蛟人，这香囊的丝物，也是南海蛟人所织，名为“蛟绡纱”。他们明晚要去的南海龙域中，便有一座宫殿名为“龙绡宫”，乃蛟人纺织龙纱之所。

听完绡纱蛟珠来历，醒言又闻得香囊中馨香逼人，不似寻常荷包中所实薰衣草叶、茉莉干花的香味，于是便问灵漪儿其中所填何物。听他相问，灵漪儿赞他鼻灵之后，便告诉他香囊中所充之物乃是“龙刍草”。

听得龙刍草之名，醒言立即想到，似乎这草乃是传说中的仙草，如果被马吃了，就能令它一日千里。特别的，据说这龙刍草，乃是寻常香草经了龙的口水点化而成——想到这典故，虽然醒言很想问问灵漪儿是不是真是这样，只不过，偷偷瞥了瞥龙公主檀口樱唇，权衡一番后他还是把这好奇心生生按捺下。

不过，这番察言观色，却让他发现灵漪儿脸上竟有些嗔色。见得这样，醒言慌张想到：莫非灵漪儿她有读心术？知道我在琢磨她口水？

正当他胡思乱想之时，那龙女却终于忍不住出言提醒他：

“醒言，你快看看香囊上绣的花纹怎么样！”

听她这么一说，一直只顾查看荷包材质的四海堂堂主，才注意到香囊表面还有一幅图纹。

仔细看看，醒言发现与上次罗帕不同，这回灵漪儿香囊上绣的，是几抹云水远山，中间有几只翩翩飞鸟，倒也活灵活现。看来，灵漪儿丫头已吸取上回教训，不再绣鸳鸯荷花，而转去绣自己熟悉的湖景。

不过，虽然如此，香囊上这几痕纹样还是有些写意。于是醒言便诚心感谢，谢谢灵漪儿把她绣的第一个荷包送给自己。

听他这么一说，灵漪儿却有些赧然，抿嘴一笑，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他，其实这只香囊并不是她缝的第一个，之前还有做了两三只，只不过要么针脚粗疏，要么绣得不满意，就都较毁了。

听她这么说，醒言正是大呼可惜。见他惋惜模样，灵漪儿却无论如何都不好意思告诉他，原来开始时她也想着把那几个失败的香囊藏起来，留个纪念。可是后来想一想，觉得藏在哪儿都不保险，万一将来有机会被醒言翻到，便要拿来取笑她……

心中想着自己当时的心思，则饶是灵漪儿性情爽朗，也禁不住霞飞满面！

见她忽然脸红，醒言不知所以，却也不好意思问她。又闲聊一阵，见醒言翻来覆去地观看香囊，显见十分喜欢，灵漪儿便决定下次要再给他做样女红，以巩固自己的技艺。征求一番意见后，灵漪儿便采纳了琼彤妹妹的建议，准备给醒言绣只钱囊。

“嘻，这样他才会最珍惜！”

听了她们的决定，平日惜财的四海堂堂主便有些尴尬。于是当灵漪儿问他钱囊上要绣些什么标志时，醒言便郑重建议，希望在钱袋上绣上这么一行字：

身居名利之场，心游道德之乡。

只不过，这句虽好，却稍微长了些，一时让法术高强、女红薄弱的龙族公主犯了难——这两句加起来，竟有十二字之多，恐怕她一时也绣不来。于是最终决定，还是索性就绣“张醒言”三字。

这样琐碎事情，醒言与灵漪儿几人竟谈得津津有味。不知不觉中，便已经到了戌时。忽觉窗外夜色浓重，灵漪儿叮嘱几句后，便恋恋不舍地隐去。

一夜无话。

到了第二天，就在旭日初升不久，原本云翳稀疏的天空中，忽然有一道云光掩至。

须臾之后，正在客栈小院中与二女交代事宜的四海堂堂主，便见得昨夜的龙女盛装而来，自空中悠然飘落，瞬间便已站到眼前。这时节，醒言已跟店主人说过，将这院落中的厢房全部包下，不虞被闲人窥见。

等再次看到灵漪儿，醒言才发觉，今天是自己头一回看到她穿出这样流丽飘华的宫装。绣饰云鸟之纹的璀璨华裙，正笼住她窈窕的身形，雪白的丝裙如流云般委地。华裙之外，罩着一袭冰纨银纱，几若透明，如一团烟雾般笼罩在她裙裳之外。肩头上，披着一领银色的云锦披肩，行动时，则有两长长的粉绿裙带无风自舞，在她身畔飘浮成相对的纹样。而她额前那抹鲜红的宝石璎珞，则为她在仙逸姿容之外，又衬托出几分特有的华贵气象。

正在呆呆观看时，却不防那个如仙如圣的少女，轻启朱唇，笑语盈盈道：

“张堂主，能乘云与我游乎？”

于是静寂的中庭中，忽涌白云如蒸，雾鬓冰纨的少女，伸出纤纤素手，拉住如梦如痴的堂主，须臾间二人已在一片白云缭绕中冉冉升上天去。

升入云光之前，已经一身仙丽宫装的灵漪儿，仍不忘扮了个鬼脸，跟地上举目相送的二女俏黠告别：

“琼彤，雪宜，我们走了。一日之后，我便把堂主还给你们。”

等她和醒言一起升入天上迷蒙的白云中，那位在地上翘首送别的小琼彤，便扯了扯姐姐的衣袖，说道：

“雪宜姐，我们进屋去看哥哥布置的经文吧。”

琼彤这么一说，那位梅雪精灵才如梦初醒，牵着妹妹的手儿，一起回转屋中去了。

再说醒言，被灵漪儿拉着一起飞到云中，然后便见到烟雾弥漫的白云中，竟半掩着一辆银光闪闪的精美马车。装饰华美的银驹，就像一只豪华的坐椅，与灵漪儿一起坐到其中，四下无遮无挡，正好用来观景。马车的云虞画辕之前，则是四匹神骏非常的白马，鬃毛如雪，浑身上下不带一丝杂色。

与寻常马匹不同，眼前白马四足上，覆盖着细密的银光鳞甲，仿佛是画影中常见的龙鳞。等灵漪儿娇叱一声，这几匹神驹便四蹄生云，拉着二人在云雾虚空中朝南方疾驰而去。

等龙马之驹飞动，灵漪儿见醒言仍目不转睛盯着那几匹神驹，便笑着告诉他：

“醒言，这几匹马儿，便是我家豢养的龙马。”

“哦？龙马？”

听得灵漪儿说话，醒言这才如梦初醒。

见他一脸好奇，灵漪儿便兴致勃勃地跟他介绍：

“醒言你不知道，在那云梦大泽的深处，有我们四渎龙宫的牧场，名为‘流云牧’。流云牧中，放养着许多珍禽异兽。这些龙马，便是流云牧中我们四渎龙族的战马。”

“这些龙马，若用来作为战骑，神勇非凡，在神仙妖魔之中都非常有名！”